

方寸虚构

美猴王(小小说)

支奕

锦绣坐在天井里看父亲为她请来的工匠置办嫁妆。匠人们光着汗津津的膀子做各种箱笼和盆架,再用朱砂漆底,院子里就铺满了木头的清香。锦绣抽抽鼻子,脑海里浮现出媒人送来的一张卡纸照片,那个叫做支大宝的年轻人,碎短发,弯着眼,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很像是推门闯入的夏天。锦绣记得媒人是这样说的,支大宝家就住在商贾云集的舟山沈家门渔港,那里活脱脱一个“小上海”,他爹在最热闹的街市上开着一间名气响当当的支记鱼行。媒婆的话被一阵阵的暖风吹散,锦绣仰起脖子,将目光洒入1945年宁海县娘家那一片四方形的天空中。

就在锦绣被一屋子的红妆包围时,传来支大宝悔婚的消息。锦绣沉着脸,一个人坐船到沈家门,在饭馆摆了一桌酒,去找支大宝算账。大宝并不在鱼行,而是在一间废弃鱼厂改造的赌场里。他叼着糖人美猴王,敞着怀,一手投骰子,一手搂着一个风尘女子高声喊,大大大。找了一圈的锦绣看到这一幕,就狠狠闭了一下眼睛。她压着火说,那么大一个人还吃糖?大宝盯着锦绣看了一会,说,我从小爱吃糖,你管得着吗。锦绣冷笑道,吃糖算什么本事,有胆量跟我去吃酒。大宝吹了一声口哨说,吃酒就吃酒。

那天锦绣在饭馆里质问大宝,你为什么悔婚?大宝把美猴王丢进嘴里说,我爹娘又没跟我商量,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锦绣愣了愣,说我认定你了,你不娶也得娶。大宝顿了一下,说怎样你才会走?锦绣说除非你把我灌醉。大宝就很放肆地笑着说成交。话音未落,锦绣咕咚咕咚已经喝下了一壶酒,大宝也往身体里灌酒,一直灌到腿脚骨软下来,醉倒在了地上。大宝看到锦绣的脸上已是一片酡红,她踉跄地站起身,踢了大宝一脚,接着两人就在掌柜好奇的目光中摇摇晃晃地离开。

第二天,锦绣在一间旅社里醒来,她发现枕边空荡荡的,想了很久,终于想起了什么,对着空气说,原来你不但好赌,还是一个怂包。锦绣的心中,没有多少悲伤,却挤满了苍凉。她没想要赖上大宝,她要把他忘掉,为了彻底忘却,锦绣后来把自己嫁给一个岱山的船王。那天沿途的人们看到宁海人嫁女的十里红妆,整个队伍像一条火红的长龙,一路浩浩荡荡。

在送亲的船队经过沈家门渔港时,锦绣忽然淡淡地对船夫说,马上靠岸,不然我就跳海。船夫还没想明白发生了什么,锦绣便提起石榴裙,从码头朝着支大宝家的方向奔跑。许多的风在锦绣的耳边欢叫,她们把整整一个夜晚的思绪全都推到了锦绣的眼前。就在出嫁的前一天,锦绣从日伪政府印发的报纸上看到一则剿灭共匪的新闻,支大宝三个字像一道强光,让锦绣狠狠闭了一下眼睛。她仿佛看到几天前的那个下午,大宝敞着怀,吹着口哨,去街上买糖人。他其实是去和另一名地下工作者接头。不知为何他们暴露了,大宝让他的同志快撤,自己则大步流星跨到老街的中央,对着一帮疯狗一样扑上来的日本宪兵,迅速从腰间拔出了一把枪。那天的后来,大宝连中28枪,他被打漏了,成了一个满是血污的破麻袋。而他攥在手里的那支糖人美猴王,被日本人误以为是情报,拿回去融化解密。

锦绣忽然觉得,大宝很像是美猴王,会七十二变。他嗜赌成性,是在传递情报;四处闲逛,混不吝地输掉家里的钱,是在为抗日负伤的同志筹措药品;他远离自己,是深知随时都会面临死亡。锦绣越想越气,一边奔跑一边开始破口大骂,她骂你这个大骗子,一天到晚赌博,到最后宁愿死,也不肯输!有本事你别死啊!锦绣骂了一路,气喘吁吁跑进支家老宅,一直跑到大宝的灵堂前。她泪光一闪,不去看那口棺材,而是把目光搭在黑白相片上。那张相片她很早就见过,照片里的大宝碎短发,弯着眼,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锦绣沉默地侧过脸,泪水就滚滚而下。

那天的后来,锦绣面对着追来的送亲队伍,扑通一声跪下,同时将一把剪刀抵在了自己的喉咙上。锦绣又狠狠闭了一下眼睛,她要和大宝就地成亲。

1950年5月舟山解放了,有人来敲支家的门。锦绣去开门,看到一个英姿飒爽的女解放军,手里拿着一支糖人美猴王,心就颤抖了一下。原来他是有心上人的,就在解放舟山的队伍上。女解放军看到锦绣也有些吃惊,想说些什么,还是什么也没说,而是把糖人举到了锦绣的面前。这个时候,两个女人都笑了,都笑得想哭。

生活滋味

盛夏的渔港

张洁琼



资料图片

盛夏休息的日子里,我习惯去城市书房看会儿闲书,喝点茶或者干脆坐着看看窗外的风景。偌大的落地窗外是一条笔直宽阔的大马路,车水马龙很是热闹。穿过这条马路就是有名的沈家门渔港。

可能我在海边生活久了,心向高山和远方,反而忽略了眼前的渔港。固有的印象中,渔港的海水总是浑黄一片,泛着微微的潮意和腥味。但当我摒弃本地土著的思维,试图用游客新奇的眼光观察渔港时,这个港湾给了我莫大的惊喜。

盛夏晴天的清晨,渔港红日新升,雾气初散。对岸矗立着灯塔的小山葱茏欲滴,似乎把山脚下的这片海面也铺染上了绿意。像这种青绿的海水,我只在外海的东极见过。这种青绿像极了龙泉青窑里的那种梅子青,浓翠青莹,湛碧透润。风大起来后,绿意就随着波浪延伸铺展,向着码头的堤岸奔涌而来,让燥热的盛夏也平添了几分清凉。

但这样青绿的海水并不能持续很久,可能是我下一个望远放松的间隙,海水已经变成绿松石一般的蓝绿色。没多久再抬头时,海水就变成渔港常见的土黄色了。

太阳爬升到湛蓝晴空高处的时候,海面成了最好的画布。潋潋的水光晃花了我的眼,海鸟却不受影响。

不时有几只海鸥振着洁白的翅膀结队在渔船的桅杆间低飞觅食,胆大的干脆在渔船的船舷边、甲板上休憩。而白鹭更喜欢独处,总是悠闲地在渔船的缆绳上练习“凌波微步”。这是太阳、风、海和鸟共同创作的一幅海边港湾的油画。

盛夏的渔港午后,有时会突降一场暴雨。乌云翻墨,狂风大作,雨线如注。落地窗外水汽弥漫,迷蒙一片。隔着雨幕和水汽的渔港,一下子从一幅油画变成了一幅水墨画。水光氤氲的渔港海市蜃楼一般缥缈,隐隐绰绰模糊了现实和虚无的界限。船只鸣鸣的鸣笛声和汽车嘀嘀的喇叭声一下子把人拉回到了纷繁的现实世界。当顶着TAXI标志的小黄车和开着亮黄大灯的红色双层旅游巴士慢悠悠穿过雨幕时,渔港则又成为了童话里的渔港。

风散雨收后的渔港,仿佛水洗过一般,一切焕然一新。暑气消散,空气清新,连蝉鸣都多了几分温柔。此时适合在渔港边上走走,等待一场海边恢弘的日落。云蒸霞蔚,落日熔金,海天浑然成一色。渔港的这一场日落会让人在接下来的每一个盛夏反复惦念和回味。

盛夏的渔港多数时候是寂静安闲的。休渔期,船只排成整齐的船队,闲适

地停泊在渔港里,像洄游的鱼群回到了最初的港湾。我饶有兴致地数了数,一队十二只船左右,连吃水线都保持差不多的刻度。船队和船队之间则留出宽阔的航道,以便其他船只的出入港。这种渔民之间的默契感和秩序感,不由得让人心生佩服。

在城市书房呆久了后,我注意到和我隔窗相对的是一艘尾号386的渔船。这是一艘渔港中最常见的浙普渔的渔船,海蓝色的船身,白色的舱室,铺满渔网的甲板。要不是船只独一无二的编号,我是无法在桅杆成林的渔港里确认每一天跟我隔窗相望的是同一条船。我连着观察了几天,这艘船似乎陷入了假期难得的酣睡,除了舱室上的鲜红旗帜随风飘扬外,没有一丝丝的声响。

直到“竹节草”台风来临前的一天,386终于有了动静。一艘码头摆渡的小舢板停在了船尾,有个穿着老头汗衫的渔民从舱室里走到甲板上,越过渔网,又绕到船尾,一跃而下,跳到了小舢板上。陆陆续续又出来三个年纪不一的渔民,复制粘贴一般顺着第一位渔民的路径跳到了小舢板上,跟在最后的是一条狗。

这条大黄狗可能有点怕水,在船尾脚蹩着。在小舢板上或坐着或站着的渔民们都抬头望着这条狗。其中一位渔民伸着手臂,做环抱状,口中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大黄狗犹豫片刻,一跃而下,稳稳地站在了小舢板上。站在黄狗旁边的一位渔民,赞赏般地摸了摸狗头。黄狗也亲昵地依偎在他的身边。

“竹节草”过后就临近第一批开渔了。386和它的兄弟船只也忙碌了起来。趁着大晴天,船舷上晾晒起被子和衣服。晾晒的衣服是一套套的海蓝色镶白边的全套棉毛衫裤。我一直很困惑:这衣服是如何做到四海的渔民人手一件全国统一的。

渔民们各司其职做着开渔准备。有搬运一摞摞的白色塑料水产箱的,有席地而坐穿梭织网的,有往船上搬补给的。他们光着黝黑的膀子在甲板上走来走去,有些甚至穿得跟海尔兄弟一般。在陆地上,这似乎并不雅观。但在船上甲板上劳作时,大海就是他们的旷野和牧场。

渔港统一开渔那天中午,我一直坐在窗前等386开船。但386却没有一点儿动静。第二天清早,我又准时坐到窗前,下意识地看了眼。渔港已经空荡荡,没什么船只了。386们也早已乘风起航,离开盛夏的渔港,去奔赴它们分别三个月的大海了。没能第一时间见到386们开船,我有些怅然若失。但更多的是满满的祝福。祝愿一路顺风,鱼虾满舱!